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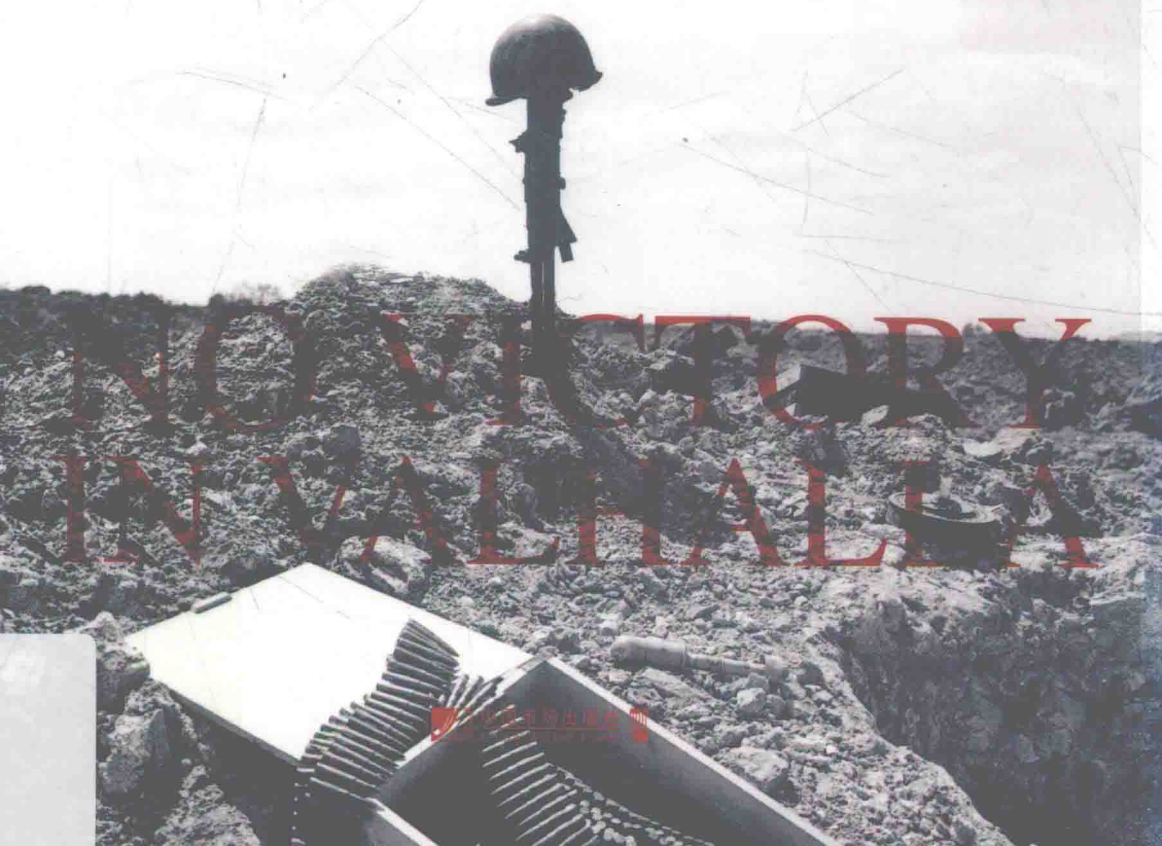
本书讲述了著名的第 101 空降师 506 伞兵团 3 营的故事。该营的任务是夺下并守住由德国人建造的横跨在东卡灵顿的杜沃河上的两座木桥，这两座桥是通往著名的犹他海滩的要道。3 营成功完成了这一项重要任务，并为之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英灵殿中没有胜者

101 师 506 团 3 营

从巴斯托涅到贝希特斯加登

〔英〕伊恩·加德纳（Ian Gardner）著 郑晨天 译



NO VICTORY IN VALHALLA

英灵殿中没有胜者

101师506团3营从巴斯托涅到贝希特斯加登

〔英〕伊恩·加德纳（Ian Gardner） 著 郑晨天 译



 中国市场出版社
China Marke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英灵殿中没有胜者: 101师506团3营从巴斯托涅到贝希特斯加登 / (英) 加德纳 (Gardner, I.) 著; 郑晨天译. —北京: 中国市场出版社, 2016.8

书名原文: No Victory in Valhalla

ISBN 978-7-5092-1464-0

I. ①英… II. ①加… ②郑… III. ①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役—通俗读物
IV. ①E195.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322100号

Copyright © 2014 Ian Gardner

Chinese language translation © 2015 by Portico Inc.

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in 2014, by Osprey Publishing Ltd, Kemp House,
Chawley Park, Cumnor Hill, Oxford, OX2 9PH.

Published by China Market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5-8713

出版发行 中国市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月坛北小街2号院3号楼 邮政编码 100837

电 话 编辑部 (010) 68034190 读者服务部 (010) 68022950

发 行 部 (010) 68021338 68020340 68053489

68024335 68033577 68033539

总 编 室 (010) 68020336

盗版举报 (010) 68020336

邮 箱 1252625925@qq.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佳明伟业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70毫米×240毫米 16开本 版 次 2016年8月第1版

印 张 16 印 次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304千字 定 价 5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序一



如果你想读一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小说，这本书并不是你的选择。不过，要是你想要了解突出部战役的真实历史经过，那么你手中拿着的正是你想要的。作者不仅将一部最棒的关于第506伞兵团3营在诺曼底的经历的著作奉献给我们，同时他也出版了《今夜我们英勇就义》及其续集《将我们从黑暗中救赎》——关于数百万的荷兰人民是如何免遭德国奴隶制的束缚的日复一日的记录——继而出版了第三部续集。在第三部书中，伊恩·加德纳让我们深刻了解到部署在巴斯托涅的第101空降师是如何靠着极其简陋的装备挨过严冬的。在1944—1945年的严寒刺骨的冬季里，我们颤抖着以获取哪怕是一丝的温暖，我们的任务很简单——歼灭或俘获敌军。

作为一名从最开始只参与了3营的每一场战斗到最后加入2营的战士，我仍然惊人地发现伊恩能够用纯粹得没有一点儿水分的事实指引着读者走过这过程中的泥泞、苦不堪言同时又极度寒冷的每一步！如果你是个历史迷，那么我确信你会觉得这是一部关于世人公认的二战中最重要的战役的优秀而内容丰富的书。有人说过“如果我们在巴斯托涅没有胜利”，那么反法西斯同盟国将仍在欧洲为了胜利而浴血奋战至今。

爱德华·西姆斯

序二



要精确地记录任何一场战争或者战役的过程同时还能抓住读者的兴趣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很多历史文字报道都典型地充斥着兵法和军事演习的事实陈述，这些事实也许很准确，但对于非专业读者来说是相对枯燥的。要想把读者带入故事，作者必须用当事人的角度来看待事件。在本书中，伊恩·加德纳抓住人物故事并且给予读者必要的背景信息以及人际互动，从而使得这个关于第506伞兵团3营的记载变成一个非常真实而人性化的故事。

本书带领读者走进那些士兵的脑中，他们熬过阿登战役中欧洲战场最黑暗而寒冷的日子，一直撑到随着欧洲战场战争退去时在德国那时而绝望时而欣喜的日子，战士们都数着日子想回家。伊恩通过数百位目击者对这段历史的回忆，着重聚焦在1944年年末1945年年初的那段日子。对那些处在“应运而生”中的男人女人们的细节描述给读者一种直面战争的感受以及由此带来的因人而异的悲剧感，人们不得不抵抗战争的毁灭性破坏甚至要扭曲天性。

《英灵殿中没有胜者》也讲述了另一种人的故事，他们有着出色的作战成绩，面对比自身强大得多的德国武力苦苦作战却并没有获得历史学家或媒体的关注与称赞。出色的战略行动，个人胆识、勇气，以及惨重的损失组成了3营的历史，面对来势汹汹的敌军炮火与坦克，3营赢得了胜利。这是一个关于勇气和决心的故事，用细腻和透彻来阐释，只有亲身经历的战士才能如此准确地回忆重述。

能够读到这些英勇而大多不为人知的战士的故事是我莫大的荣幸。对那些献出宝贵生命没能回来的战士，就以此作为一份合适的悼词来纪念他们吧。伊恩·加德纳又一次完成了一项伟大的工作——纪念并赞扬了那么多普通美国人的付出，他们以一种非凡的方式与暴政做斗争，为数百万人民争取自由而且不求回报。

作家、历史学家 乔治·科斯基马基

序三



2009年《今夜我们英勇就义》第一次出版时，我们这些仍活着的第506伞兵团的战士成了伊恩·加德纳作品的追崇者。我们当中没有人曾想过我们的经历居然会成为如此翔实的研究对象、学者们的追求对象、受欢迎的魅力对象。

近年来，经过了很多次的谈话之后，我逐渐了解伊恩，也是从那时起，我才能够感觉出来伊恩作为一个英国伞兵的过往使他对我们的经历有一种不一样的视角。他提出来的问题能够证明他对于我们在部队里的经历有着非常深入的了解，这一点在研究和书写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客观描述时是十分重要的优势。伊恩和很多二战的研究者、作家以及历史学家都有交情，比如我的朋友马克·班渡和雷哲·让。我很高兴伊恩写下了从阿登战役开始一直到战争结束3营的经历，因为我们的故事终于成为一部真实的三部曲。

在诺曼底和荷兰打过仗之后，我们渴望能在相对安全舒适的法国穆尔默隆得到一些休整时间，但是在12月16日，对于这一想法的希望完全破灭了。几乎不被人注意，我们仅仅带着不充足的武器弹药、适量的衣服和有限的其他几样必备物品，由货车载入比利时境内，在有着重要道路枢纽的巴斯托涅城市周围各就各位。在这里我们要进行防守阻止德军进入安特卫普。直到今天，那之后三周里我们所承受的痛苦仍是难以言喻的——敌军密集的攻击（包括装甲和火炮），刺骨的低温，简陋的供给和水的匮乏。虽然已经距离那如同野生动物般生活在散兵坑和沙坑里的生活过去将近70年，但巴斯托涅已经成为我潜意识中永远的一部分。我常常被人问，

“是什么让你坚持下来？”直白地说，是只有异常坚韧和专注的人才能达标的严苛、毫不宽容的选拔过程使我坚持下来的。在第101空降师在诺曼底和荷兰期间尤其是阿登之战中的选拔训练终于收获了成效。当我在巴斯托涅前线的日子里，我一次都没有听到过有关失败的言论，更不用说投降了。我们总是相信我们会胜利并且完成在我们的作战区域内阻止德军进攻的使命。然而，我们不应该忘记在巴斯托涅之战中还有30多支其他队伍参与，包括第10装甲师，他们的谢尔曼驱逐战车为美国最终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巴斯托涅之后前往巴伐利亚州之前，第506伞兵团主要参与了在阿尔萨斯洛林和德国的防守作战。随着战事的发展，我们这些“老战士”对于是否能在这场战

争中存活下来变得越来越不安。很多替补的士兵开始嘲笑我们根本就没有自认为的那么坚强。他们中很少有人见过真正意义上的战斗，所以他们的嘲讽多少也是情有可原的。1945年5月初，我们意识到部队很有可能要转移到希特勒的“高山堡垒”，而且我们确信我们将面对一支强大的军队。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让我们惊讶和松了一口气，接下来的两个月居然是“我们的战争”中最美好的时光。除了正常的工作，每个人都在尽力维护着所有胜利军队的老传统——清理我们能摸到的所有东西。在欧洲胜利日之后，在贝希特斯加登和奥地利的滨湖采尔渡过的短暂时光直到今日还被我们深深地记着。

那些像我一样经历了从诺曼底开始的每一场战斗的人会用一个积分制来分类，作为一名有着85分兵役记录的“高分士兵”，我在1945年的9月被送回家了。

我一回到家就期待着能够回到俄亥俄州重操旧业——工具匠师，却意外地得知已经没有空缺岗位了。在1942年我违背了雇主意愿，离开了我的不用服兵役的岗位，自愿参加了506伞兵团。我非常震惊地知道我很多被选上但没有去服兵役的同事靠着有利可图的政府合同挣了不少钱。因此，在我回家的头两年里我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失业状态，然后开始怀疑我曾经为了什么而浴血奋战。话虽这么说，服兵役还是使得许多像我一样的家伙对整个世界有了一个更宽的视野，在战争之前我们都局限在自己的想法中。我还和原本我一辈子都不可能遇到的人们建立了友谊，而且很多人我们至今还在联系。

如果盟国没有胜利，这样的结果对整个世界都是灾难性的。我可以很真诚地对每个人说，我们这一代人的的确确拯救了这个世界。能活到现在，目睹最近兴起的关于“我们的战争”的学问和兴趣真是让人非常欣喜的。我们要心存希望但永远不能忘记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教训。

“皮威”吉姆·马丁

2012年11月

目录

CONTENTS

1 “约翰尼，我们几乎不认识你” /1

沙隆营，大穆尔默隆
1944年11月28日—12月18日

2 “前方的鬼” /14

1944年12月17—19日

海因茨兵营 /16

进入深渊 /16

战斗中的靴子 /19

在诺维尔的危机 /21

在铁的天空下——佛依和勒科涅 /25

国王的战士们——菲利普的故事 /29

一个战士——颗子弹 /31

生死一线——在X交叉路口的不幸 /36

3 “今天是唯一的真相” /43

1944年，12月20日

巴斯托涅旅馆——供养囚犯们 /44

防守线——东南站场 /46

再取佛依 /54

G连——西区：“我们是军队抑或我们是西点军校！” /57

4 “一代人的墓志铭” /59

1944年，12月21—24日

雾中的身影 /67

“疯子”和战争的运气 /71

爆破作战——从废墟中站起来 /73

5 “地下6英尺” /88

50年来最恶劣的冬天

“听，天使们在唱歌” /93

无人地的圣诞快乐 /95

无声的飞翔 /100

6 “钢铁般的旋风” /103

圣诞节之后的突破

7 “地狱之夜” /115

扫荡法赞林

1945年1月9日

骰子为谁滚动 /126



8 “向崭新的黎明致敬” /128

在佛依和诺维尔最后的战斗
1945年1月13—17日

死亡地 /131

镇子里的最后一伙 /133

举止四顾——1945年1月14日 /137

勇气与动力——1945年1月15—20日 /140

逝去的人沉睡在何方 /144

9 “暴风雨过后” /146

阿尔萨斯、洛林和科尔马口袋
1945年1月21日—2月25日

法费诺芬的火拼 /147

海格纳，西南前线——“没有英雄的地方”
/150

10 “在1945年活着回家” /168

回到穆尔默隆
1945年2月26日—4月2日

泰拉莫之旅 /169

总统的嘉奖 /171

奇怪的时代 /173

11 “送别儿子” /176

鲁尔区，西德
1945年4月3—24日

12 “反击” /181

3营战俘们的困境
1944年6月—1945年5月

通往德累斯顿的路 /187

可乐让事情好转 /191

早安摩根先生 /193

13 “为死者点燃蜡烛” /196

南巴伐利亚
1945年4月28日—5月3日

兰茨贝里——遗落之门 /197

人类的残暴 /199

达豪的恐惧和绝望 /203

14 “怒吼的沉默” /207

贝希特斯加登，奥地利和法国
1945年5月4日—11月30日

死去的艾伦同志——贝希特斯加登，1945年
5月4—10日 /209

义无反顾——拉姆绍尔山谷 /212

“凯瑟琳”检查站 /217

战争的战利品 /219

战利品和拳击 /222

紫心航线的英雄们，奥地利，1945年5月11
日—8月2日 /223

萨尔巴赫——自由的故乡 /225

扫荡 /226

法国，1945年8月4日—11月28日 /233

茹瓦尼——最后的薪水支票 /236

后记 /240

参考书目 /242

致谢 /243



1

“约翰尼，我们几乎不认识你”

沙隆营，大穆尔默隆

1944年11月28日—12月18日

大穆尔默隆是一个沉闷而折磨人的法国小镇，距离兰斯大约20英里，多年来受到来自很多民族的士兵的包围。据说在凯撒的高卢战争后期，他曾经安排两个步兵团和多支轻骑兵驻扎在穆尔默隆。别看它叫大穆尔默隆，其实最多就一条街那么大，散落着一些商店和咖啡馆，也绝不会和小穆尔默隆混淆，看它名字就知道了，小穆尔默隆甚至更小。

当来自西弗吉尼亚摩根敦的补给军士本·海纳在沙隆营的办公室里朝窗外望了一眼时，他震惊地看到约翰·威廉姆斯上尉站在3营总部外面。6个月前，威廉姆斯意外地用德国手枪射中了海纳，差点要了他的性命。威廉姆斯刚刚接管总连的主参谋长，正和一个23岁迎面冲出来遇上他的参谋军士进行深刻谈话。“你不许走，”海纳在威廉姆斯面色惨白地就要转身离开时冲他喝道。“在圣科莫的时候你差点把我杀了……一句道歉也没有，甚至连来医院看看我都觉得麻烦。你怎么想的？”很明显这位上尉被突如其来的质问给镇住了，只顾继续走路。海纳一边沿着马路追了上去一边喊，“如果上校沃尔弗顿还活着，看到你对我所做的一切，他一定会说点什么的——你在听我说话吗，先生？”

诺曼底时间1944年6月6日，在着陆后，罗伯特·李·沃尔弗顿中校就被令人发指地杀害了。3营的战士们都十分喜爱沃尔弗顿，就像喜爱上校罗伯特·F.辛克一样。后者是第506伞兵团的指挥官——作战时被亲切地称为“狐狸”，驻扎时被称为“鲍勃叔叔”。从在佐治亚州的托科阿营地的最初训练开始，辛克上校就得到了在西弗吉尼亚接受训练的西点军校毕业生们的尊敬与爱戴。很明显在沃尔弗顿去世后他的继承人——奥利弗·霍顿少校和劳埃德·帕奇中校——能力都很突出，但是对于沃尔弗顿的那些“老下属”，他们永远都没法融入其中。

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新英格兰人劳埃德·帕奇是个个子矮小却肌肉发达的领导者，他曾经在诺曼底登陆日那天负责摧毁一个枪支库，也因此被授予了铜十字英勇

勋章。在1营担任上尉时，帕奇还在指挥旅部连，6月6日那天，他从不同的团抽人组建了一支6人小分队，然后带领他们非常成功地袭击了在圣玛丽迪蒙附近的一个105毫米枪文库。这些缴获的枪后来被美国人用来对抗敌军的机关枪阵地，这才使得帕奇和他的小分队夺下小镇。尽管帕奇的过去成就很突出，3营的老兵们都坚信罗伯特·哈威克少校和沃尔弗顿才是一样的人，因此，他才是真正唯一的指挥官继承人。哈威克最初在H连，之后在荷兰成为3营的参谋长，1944年10月5日霍顿少校于奥普赫斯登被杀害之后，他担任了临时指挥官。直到劳埃德·帕奇在11月2日接任后，鲍勃·哈威克又被重新分配到了1营，在那儿他成为詹姆斯·拉普拉德中校的参谋长。

在占领期间，德国人充分利用了沙隆营的各种设施（包括三个宏伟的电影院）来作为一个坦克停放仓和机场。大家对传统的法式厕所都感到害怕，因为这种厕所在一个浅浅的排泄孔两边各有一个嵌在混凝土里的脚印。因此计划立刻就被下达，军士长弗雷德·巴赫莱（总连）被查理·蔡司上校（团参谋长）命令监管一系列新厕所和洗手间的建造。住宿条件很简单但是干净，所有级别较低的军士32个人睡一个公棚区；级别高的军士待遇要好一些，3个人住一个房间，每个房间都配备了独立火炉和基本的便利设备。

到1944年11月末，演习连连长乔·道蒂中尉（G连）、“臭鼬”吉姆·沃克中尉（H连）和“安迪”弗雷迪·安德森中尉（I连）在数年的在诺曼底和荷兰服役和战斗之后终于获得了他们的上尉军阶。沃克，一个来自亚拉巴马州的暴躁的红头小子，将副排长拉尔夫·班尼特（3排）叫到他的办公室，讨论对他在整个营出动前往荷兰时延迟回到英国拉姆斯伯里的适当的惩罚：

我觉得很好笑，沃克总是看起来一副别人问了他一个他不知道答案的问题的表情——这一天也不例外。在谈话中当我自鸣得意地提醒我在荷兰的模范表现以及我获得了银星勋章时，上尉的敌对态度变得明显了。我以为这样他就想不到什么法子再指责我“擅离职守”了。这是一次紧张的逃跑事件但是最后这个坏家伙变得温和起来，只警告了我一次，接着说了几个斟酌后的字眼再无其他就把我打发了。

也不是所有3营的成员都没有辜负整个部队的立功战绩。在栅栏之中度过了先前6个月的大部分时间后，大兵“阳光”霍华德·桑奎斯特（H连）被通缉，他被命令回到I排。沃克上尉和副排长弗兰克·帕蒂萨克一致封锁了抓捕他的行动，桑奎斯特被从加利福尼亚的马丁内斯移交给I营卢·韦基上士（H连I排），“在桑奎斯特逃跑并消失得无影无踪后不久，他在几个月内就被逮捕了，我正好在他的军事法庭当日

击证人，我很高兴地说这个游手好闲之徒终于被判了逃亡罪以及足够久的监禁。”

过往的从荷兰脱险的记忆开始慢慢涌现，尽管事实上的确有几则关于狙击手在兰斯朝联军肆意开枪的报道，这个城市依旧受人欢迎，不过大家始终还是憧憬巴黎。在战士们经历了种种之后，3天，最多7天过后，失望和沮丧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乔·道蒂发现沙隆营将不再是他最初想象的那放松的3个月的样子了。道蒂比一般人高一点儿，是个安静、白皙的男人，对纪律态度轻松而坚定，在连里很受尊重。然而，来自加利福尼亚洛杉矶的大兵麦克雷·巴恩森相处起来却完全不同。虽然巴恩森是一个势不可挡的战斗能手（曾在诺曼底和荷兰严重负伤），但他是营地一个十足的噩梦。11月22日早些时分，他在从第10置换站回来的途中逃跑了。最后，在12月10日，巴恩森的运气用光了，宪兵队把他带回了穆尔默隆，于是他被监禁在团警卫室等待候审。

很讽刺地，天气变得越来越糟糕，暴雨把营地变成了一个6英尺淤泥深的海洋。我们从废弃的建筑楼拿来沙砾和砖块修成连队里的街道和人行道。在一封写给家中父母的信中，通信排鲍勃·韦伯上校这样写道：

事情又回到了正常状态，到处又重新是以前的训练模样。营地在逐渐变好，邮件也来得很顺利，我已经收到了一沓子圣诞和生日礼物。不过，包裹也终究不能带来真正的圣诞节，我唯一想要的礼物就是战争赶快过去。几天前我们的牧师叫我去，想征求我的同意，把我的名字作为“最好的朋友”和第一联系人告诉安东尼·文森斯阿克的父母。安东尼在诺曼底的时候被杀害了，在我降级前是我的助手。他是一个很讨人喜爱的18岁波兰孩子，虽然他刚入伍但每个人都喜欢他。昨晚我给他的家人写信了，我知道这会很难，但是当我走进这个男孩时才是真的艰难！

540位现役士兵和30位军官在富兰克林·福斯特少校的指挥下进入穆尔默隆成为第506伞兵团的替补成员，506伞兵团在荷兰遭受了大约60%的伤亡。在飞行期间，受到恶劣天气限制，5架飞机被迫回到了英国。新兵们先在伯克郡的邓福特农场营地的临时分遣队里接受训练，在有任务前暂时附属于后勤连。20岁的大兵鲍勃·和泉，一个日裔美籍，是40个新兵中被派往G连的一个：

我的父母在19世纪90年代后期在西海岸定居了。在珍珠港袭击前，我的爸爸是一名专门从事日语的教师。随着和日本的宣战，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颁布了第9066号行政命令，该命令允许军队以国家安全名义规避美国公民的宪法保障。这一命令使得有着日本血统的生活在美

国的人们纷纷撤离，同时大量的人被捕入狱。奇怪的是那些有着中国或者韩国血统的人并没有像我们一样被埋葬，相反他们可以戴臂章来表明自己的特殊种族。

和泉一家被送到了在加利福尼亚的曼赞纳集中营，在那儿他们必须自己耕种食物，住在沥青纸糊的简陋营房里。

我的父母对于所发生的一切感到极度不安，但是那种时刻，所有一切对我而言都是一次巨大的冒险。在营地，大多数人都有工作，为战争融资制作东西，比如伪装网，然后每个月大约挣7美元。我们去上学，由来自美国各地的志愿教师们教导我们。海伦·伊利教我历史，也正是通过她，我的弟弟罗伊和我才能在1943年获准离开营地，到爱荷华州继续我们的学业。

1944年6月，我完成了学业并自愿加入了美国军队。当时军队还是种族隔离的，因此我没有选择只能在第442步兵作战队应募——一支日裔美籍的部队，更广为人知地被叫作“二代日裔美国人”，其宣言是“全力以赴”。1944年9月份我刚刚进入442部队，转移到第101空降师并训练成为伞兵的机会就为我而来了。

刚到穆尔默隆，和泉就被派往G连3排，那时候3排还没有正式任命排长，甚至连助理排长也没有。由于暂时缺乏领导层，迫击炮哈维·朱厄特上士成功说服了大兵克莱德·麦卡蒂、大兵哈里·巴克和一等兵斯坦·戴维斯成为逃兵。第二天晚上，这4个人就被抓起来送回了G连，并且立即被监禁在营房中。两天后，道蒂上尉把朱厄特降级为士兵等级但并没有对另3个士兵做出正式的斥责。最初，和泉怀疑他把自己置身于何种境地，不过在纪律恢复之后这种情况就不消而散了。

在荷兰最后的3个星期里，前线肮脏的环境引起了上百个病人住院，不是因为战斗负伤而是由于患了黄疸病和足癣病，比如26岁的I连泰迪·迪兹帕克下士。

“我被送到英格兰待了大约5周治疗我的战壕足病，在1945年1月下旬才回到I排。待在医院给了我一个机会，每天给我那在新泽西珀斯安波易的我思念万分的妻子贝蒂写信。”

部队准备离开荷兰时，比尔·韦德金中尉（指挥官，机关枪排）被诊断出黄疸病（可能是由于饮用了污水）而被撤离了。尽管是肝炎的一种，这种急性肝炎大多表现为可见的白色结膜，同时患者眼睛会变成明黄色。“在布鲁塞尔附近的一家医院住了两天之后，我被空运回英国，送入苏格兰一家专业医疗机构。”韦德金不

在的日子里，芬东上尉来指挥排，由能干的技术军士“道客”乔治·德怀尔辅助。道客接任了“内特”南森·布洛克上士，布洛克有风度地让位，和奥古斯特·苏比利托上士（前G连）一起当了部门领导。

在法国从德军手中逃脱后，道客回到英格兰，他被派到奇顿弗列的跳伞学校，他很后悔因此错过了荷兰。其他几个人也设法逃离回到英格兰，像一等兵吉米·希兰和大兵伯尼·雷恩沃特（I连），马丁·克拉克下士和大兵乔·米尔克拉克（机关枪排），以及一等兵雷·卡兰杜拉和乔·戈伦茨上士（旅部连）。日内瓦公约规定所有回到原部队的逃兵有权回到在美国本土的家。在9月9日到达英国后，马丁·克拉克先被当局盘问，他在伦敦撞见乔·戈伦茨时他正在考虑是否回美国本土。和他的逃亡伙伴“道客”德怀尔一样，乔拒绝回到美国本土，重新加入了3营，尽管那时候这种选择可能更多的是因为经济原因而不是别的。在诺曼底登陆日前一周，乔在一次纸牌游戏中赢得了2000美元。由于没法把钱寄回家，戈伦茨请求他的直属上级埃德·西姆斯（后来成为营S3区参谋长）帮他把现金藏在他位于拉姆斯伯里一家杂货店楼上的私人住处。

回到伦敦，在一次激动的聚会和喝了些酒之后，乔邀请马丁去拉姆斯伯里来一次“合适的道别”。马丁回忆说，“那些家伙鼓励我留下来，尽管机关枪排实际上已经不再需要我了。我们一到达荷兰，乔就在营总部S3区帮我腾出来一个职位，不过那不是他之前承诺的安全而舒适的工作”。10月6日，在奥普赫斯登附近的波尔兰汉姆农场的营指挥所外面，克拉克被迫击炮严重炸伤，同样被炸伤的还有亚历克斯·博巴克中尉（副官）和路易斯·萨特芬中尉（81毫米迫击炮排）。两位长官都被弹片伤到了腿，还有一片碎片穿透了克拉克的右肺，几乎要了他的命。

一等兵唐·罗斯（S3区传令兵）也在诺曼底被捕了。唐的弟弟肯在穆尔默隆加入了第101空降师。肯回忆说：“我哥哥在第506伞兵团的经历激发了我成为一名伞兵的想法。我接受的训练尽管很苦但还无法和他相提并论。那些被第506伞兵团选中又回到托科阿的家伙们全是钢铁铸成的，我们都知道这点。尽管我的梦想是和唐一起作为506团3营的一员并肩作战，但是在他失踪之后我选择了第502伞兵团，在那儿我被分配到团部的拆弹排。”

受伤之后，一等兵吉姆·马丁（G连2排）被撤到牛津郡威特尼的第61总医院，之后又被送到利奇菲尔德的第10置换站。吉姆的经历和很多其他人完全不同，正如他自己回忆的：“监狱对待最糟糕的狱友都会比他们更加仁慈。管理兵站的上校怂恿员工们残忍野蛮一些，我目睹了很多的殴打。”不光只有吉姆想到这个问题：严峻的工况是特别为了更高的劳动力营业额而设计的。

在11月上半旬，来自G连的12个小伙子，包括我自己在内，被通知要被送到正规步兵团。我们当然都想回到第506团，但我们被告知这是没有商量的。第二天，在兵站军长警惕的目光下，我们实质上被强迫着上了载我们去新部队的火车。在法国某一个靠后的中途停靠站中，我们注意到附近一直有降落伞在下落，于是决定逃跑。最终我们到达了一个临时的指挥所，发现这里的伞兵都是来自第504伞兵团的。为这个指挥所配备人员的士兵们看到我们非常吃惊，询问我们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我们解释了我的情况，长话短说，尽管有来自补充兵营的干扰，第504伞兵团还是联系了第506伞兵团，之后第506伞兵团为我们配备了返回穆尔默隆必需的旅行证。

尽管新兵的流动性巨大，但营队里翻天覆地的变化更主要还是在军官中。这不足为奇，因为部队在荷兰的短短72天里就有17个506团的军官牺牲了。直到1944年11月底，G连接收了几个新的尉官，包括劳伦斯·菲茨帕特里克中尉和谢尔曼·萨瑟兰德少尉（之前在A连和战地委员会），谢尔曼随后成为2排弗兰克·罗中尉的助理。约翰·维森伯格中尉（之前是部队S1区的助理）被重新分配到G连当参谋长，而布莱恩·波蒂埃中尉暂时担任部队的参谋长。

在腿伤恢复后，前任副官亚历克斯·博巴克被提升为上尉，并且作为外交官派往一支正规军。当皮特·马登中尉重新加入506团3营时，他回到了旅部连，重新担任起他之前的岗位——指挥81毫米迫击炮排，和弗兰克萨瑟兰德少尉并肩作战。尉官萨瑟兰德似乎适应得不错，很受众人喜爱，不像其前任路易斯·萨特芬。同时23岁的已成家的吉尔·莫顿被提升为副排长，在他之前，罗伊·伯格收到了战场委任被派往总部50团3营第6迫击炮排。每个81毫米迫击炮班由7名士兵组成，包括通常为下士的班长。完整的武器系统重达136磅，可以被分解成三个部分：三脚架、管子与基板（本身重46磅）。结果在战时服役期间大多数的迫击炮排损失了高度上超过4英尺的所有东西！

一批新的军官被分配给了H连，包括哈利·贝格少尉、尉官劳伦斯、威尔金森和史密斯。哈利·贝格回忆，“我和尉官埃德·威尔金森一起被派往2排做克拉克·汉格涅斯中尉的助理，因此非常不寻常地，这个排的组织系统表里有了3位长官。”来自1排的鲍勃·斯特劳德中尉（沃尔弗顿上校给他起的绰号叫“40个小偷”）回忆他的新助理尉官史密斯：“史密斯就像胶水一样黏着我，每次我一转身他一定会刚好就在那儿，就像某种焦虑的小狗一样。”威利·米拿少尉在奥普赫斯登受伤后加入了3排，听说3排还在能干高效的来自伊利诺斯州的亚历山大·安德罗

斯中尉的指挥下，他如释重负。戈登·博勒斯军士长是另一位耳熟能详的人物。

“波普”博勒斯是一名正规军人，自打从托科阿开始就一直跟随着大部队。“波普”有着非常好的幽默感，也是唯一一位和同一个连队一起经历过整场战争的军士长。

在I连的老兵们——弗洛伊德·约翰斯顿中尉（1排）和唐·里普洛格尔中尉（3排）——迎来了杰罗姆·奈特中尉和丹佛·阿尔布雷克特少尉以及罗杰·廷斯利少尉。奈特和阿尔布雷克特接管2排，而廷斯利和约翰斯顿一起工作。新来的军官代替了米基·帕诺维奇、雷·艾森豪威尔、查尔斯·圣塔尔谢罗和吉姆·奈。奈（2排）总是不受欢迎，他曾经被派往荷兰的F连，就在帕诺维奇（1排）、圣塔尔谢罗（3排）严重受伤的时候。圣塔尔谢罗的伤势非常严重以至于他之后3年都待在医院里。来自纽约的迦太基的哈利·丁曼上士（3排）自从参加了大学教学之后，总是想起在1943年21岁那年的5月被送往佐治亚州梅肯的惠勒营的事情：

在基础训练之后，我受到了提拔成为下士，继续留在惠勒当教师。

几个月后，我选择参加伞兵部队。我刚获得飞行资格后不久就被船运到英国，被指派到I连。那时，对这些刚刚从诺曼底回来的战士们来说，要接受我这样一位年轻的军士需要一点儿时间，不过一切都进展得很顺利，直到我们进入荷兰。后来在岛上的一次作战中，我在充当炮兵观察员时一小片弹片留在了我手里。伤口很小，所以我觉得不会有什么问题，直到一周后或者更久一些它开始有感染的迹象了。之后不久，我就被撤离了，在一连串医院里度过了接下来的5个星期。到12月上旬，我已经准备好回归部队，但是令人沮丧地在一个置换站被官僚阻止了。有一天我想，“去他妈的文书工作”，于是我自己偷偷开了一辆卡车前往穆尔默隆。当我回到连队，安德森上尉把我叫去他的办公室。安德森一点儿幽默感也没有，告诉我不光是我自己要被指控为逃亡，而且他们也要为我损失一把汤普生手提机关枪！他觉得在通常还有别的方法时我“逃亡”回到部队是十分可笑的。一时之间他让我相信我自己将要被军事法庭审判了，但他突然大笑，然后问我是否愿意担任3排副排长——我当然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桌子上有一瓶酒，安德森敬上一杯庆祝我的新“升职”。那时我是个完完全全的美国兵，觉得像我这样的现役军人是绝不可以和一个长官喝酒的！于是我礼貌地拒绝了，敬礼，然后比我进来时开心得多地走了出去。

在诺曼底受伤后依旧还在恢复之中的大兵鲍勃·彭纳、一等兵朗尼·加伐洛

克和曼尼·巴里奥斯上士回到了I连。在弹片击中之后曼尼就和鲍勃·哈威克（当时也在逃避敌军）在圣科莫杜蒙有了联系，1944年6月8—9日，他俩都在那里被解救。“我被派去3排管理60毫米迫击炮班，我唯一认出来的人是哈罗德·斯特德曼，”曼尼后来回忆。

在加伐洛克回到穆尔默隆后不久并发症就发作了，朗尼（还有一枚子弹危险地镶嵌在他的心脏附近）被送回医院度过整段危险时期。和加伐洛克一样，6月13日在诺曼底“山姆”伦恩·古德盖下士（I排）的“血沟”也受了伤，但他很幸运能够痊愈。他回忆道：“我们的一部分替补者，像大兵鲍勃·肖凡和比尔·彻维斯，在荷兰证明了自己，但却不像在托科阿经历过基本训练的我们一样团结。新来的这些战士，有的牺牲了，有的受伤了，而我们从来不知道他们。我觉得我们中的大多数，如今都是一个或多个连的老兵了，感觉他们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因为他们付出了一切，甚至有时候包括他们的生命。我不是一个多么伟大的战士——我和很多其他人一样刚好在这里而已。”

20岁的彻维斯在6月20日加入了I班，成为一名侦查员。“伦恩和男孩们叫我‘乔’，是以‘威利和乔’那个卡通人物命名的。每个人都开玩笑说我是I连里最‘没用的笨蛋’，不过公平地说，伦恩当之无愧是第二！”

第506伞兵团的一小部分人被挑选出来，暂时和第9运兵舰指挥探路组一起作为探路者进行训练。H连的大兵欧文·舒马赫和沙拉波·威廉中尉（团部连），以及大约12个其他的士兵一起经历了一次在牛津郡查尔格罗夫的两周的高强度课程。其他人像一等兵乔治·麦克米伦（I连2排）则作为空中调度员被接收，他们也回到了英国。

麦克米伦的一个朋友是来自宾夕法尼亚州韦恩的大兵阿尔·卡佩利，就在突入荷兰之前的几天他加入了2排通信部成为一名电工。卡佩利回忆：“我在这次作战的前阶段被一枚爆炸的德国手榴弹弄伤了我的背。那时候我们的班长、来自马萨诸塞州温索普的乔·马多纳上士杀了那个投掷手榴弹的士兵，拯救了我的性命。我在医院里待了8天，听说我们的医师罗伯特·埃文斯下士的精心治疗使我的病情没有继续恶化。乔·马多纳经常开玩笑说我们是组织里唯一的‘外国佬’——所以我们最好让这点发光！他的事，我永远都说不完。”

在11月29日，抵达穆尔默隆的两天后，卡佩利的肾病十分严重，以至于他不能再小便。安德森上尉立即把阿尔送到兰斯的第99总医院治疗。“在我待在那里的两个星期里，”卡佩利记得，“我觉得没有人真正在意我，但是当乔·马多纳和副排长艾伯特·沃尔以及另外3个家伙一起来探望我时，我真的自豪地哭了。”3营的外科医生巴内·赖安上尉当时正和第502伞兵团的外科医生道格拉斯·戴维森少校一起